

致1999年的自己 含“沪”量高的生活协奏曲



乍看《致1999年的自己》，简直活脱脱的沪版《小巷人家》，只不过棉纺厂换成了九厂，两家好邻居换成了四闺蜜及其家人朋友，年代背景也略晚些。当然，还有林栋哲（《小巷人家》）拼命要考上的重点中学是一中，而毛头（《致1999年的自己》）立志考进去的好学校叫二中——剧中的普杨二中，估计对标的是上海市普陀区的曹杨二中。另外，从室内外的各处场景到方言台词，《致1999年的自己》的含“沪”量比《小巷人家》的含“苏”“粤”量还要高。

少年的友谊与成长的阵痛

《致1999年的自己》在15岁的小姑娘钱佳玥收到普杨二中录取通知书的惊喜尖叫中拉开帷幕，围绕她对邻居肖涵哥哥的青涩暗恋，以她从长发到短发的外形变化配合相应的主题曲，讲述一群少男少女的纯洁友谊与成长阵痛故事。

少年人物也各具特色、形象鲜明。比如毛头，老师眼里典型的后进生，生性顽劣，却幸运地享有一份不一样的父爱，并在朋友的帮助下发愤努力、成功逆袭；比如柳婉晴，身材微胖，乐观亲和，不管是乖乖女钱佳玥还是不羁的陈末，都能与之成为莫逆之交，她还在给美国少年丹尼尔一行人做导游的过程中找回了自信、闪闪发光；而肖涵，虽然在英雄父亲的影响下一直“咬紧牙关”做优等生，但也完成了从不敢打架到主动出拳的改变，从抗拒母亲再嫁转为支持母亲争取幸福的成长。

“协奏”有余而“严酷”不足

少年的成长固然喜人，但《致1999年的自己》最吸引人的恐怕还是中年人的戏份——返城知青、下岗女工、英雄遗孀，围绕中年女主们这几个身份关键词的，是努力再就业，是一地鸡毛的生活，是乐观拾起的“小确幸”，是她们都喜欢的那句歌词——“大不了从头再来”！

作为年代剧，剧中描摹的中年况味又年代感十足——秀娥的闺蜜爱萍和阿佩下岗后自强不息，一个开馄饨店，一个打两份工，努力活着，并活出了人生应有的自信与倔强。其中，最感人也最亮眼堪称“剧核”的桥段莫过于“旗袍三美”考空嫂了——处于人生低谷的她们不抱怨、不萎靡、不自暴自弃，积极响应政府的“4050工程”号召，在街道的帮助和家人的支持下勇考空嫂。可喜的是，编导也没有“浪漫主义”地安排让她们考上，而是以惜败的结果补足了真实感。

客观而言，该剧“协奏”有余，而对生活真实的“严酷”欠奉，但在“春节档”播出却是妥妥的暖心之作，并无太多违和感。

细节的丰满与方言的意蕴

如果说，《致1999年的自己》以少年、中年两条线索的交叉融合，成功地立起剧集的骨架，那么诸多细腻动人的细节就构成了该剧的丰满血肉。阿佩要考空嫂，阿贵悄悄替妻子加固旗袍针脚以免她出洋相，妥妥的“海派好老公”。而最耐人咀嚼的，也许是陈家两代母女关系掰开揉碎的细细铺陈——观念老派不愿做外婆只愿做“婆婆”的廖主席在佳玥顶撞妈妈后，会悄悄告诉孩子“你可以怪妈妈这个那个，但不能怪妈妈不爱你，因为这不合事实”；而脑门儿上似乎贴着爱虚荣、抠门、计较等标签的秀娥，在母亲确诊老年痴呆后，却做起了“儿子给妈妈请的住家阿姨”——“白加黑”、“五加二”、春夏秋冬、年复一年，毫不计较、从不抱怨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致1999年的自己》的台词会时不时穿插些方言词汇，比如口述是“差头”“结棍”，字幕却配以“出租车”“厉害”，既提高了含“沪”量，又照顾了不同地域的观众，这种做法值得点赞。而作为重点场景出现的外滩、东方明珠等也是该剧含“沪”量高的强力证明。生活剧中对地域和方言的强调，或可视为一种创作者的文化自觉，既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、氛围感，也让地域文化得以展现。

来源:北京青年报

北京人艺《哗变》 将拍摄高清戏剧电影



法庭质询开始，全场凝神屏息，高密度、快节奏的台词推动剧情一路纠结、探寻、反转，爆发巨大能量。本周二起，北京人艺经典话剧《哗变》回归上演，吸引了众多观众。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透露，《哗变》等剧目将拍摄高清戏剧电影，通过银幕与更多观众见面。

舞台上 高强度台词输出酣畅淋漓

《哗变》是北京人艺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，由美国导演查尔顿·赫斯顿执导，任宝贤、朱旭等艺术家首演于1988年，被称为“话剧界的话剧”典范。2006年，重排版《哗变》由任鸣担纲导演，冯远征、吴刚、王刚、王雷等中青年演员接过接力棒，并一直上演至今。没有任何场景变化，没有复杂的调度，整个舞台还原出逼真的军事法庭现场，演绎着被告、原告、检察官、辩护律师、证人间言辞犀利、逻辑缜密的辩论，揭露出一场深刻的人性博弈。尽管《哗变》剧本是外国作品，但充满中式表达的演绎，使这部作品成为北京人艺艺术风格的代表作之一。导演任鸣曾多次表示：“《哗变》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正宗的话剧。”

1988年和2024年，《哗变》时隔36年两度赴上海演出，均大获成功。“演员一上来就坐在那儿说，而且能说得详细、说得抓人，同时靠说就把角色塑造出来。”在剧中饰演魁格的冯远征能感受到，虽然这种表演方式对上海的年轻观众而言有些特别，但在演员的带动下，《哗变》很快便牵引着所有人步入酣畅淋漓的法庭对决。

“当年，赫斯顿导演要用秒表来掐每一句台词。”谈起当年的排演经历，冯远征印象深刻。《哗变》的逻辑性极强，节奏环环相扣，一步错便步步错。19年演下来，王雷把玛瑞克的台词记得烂熟于胸，甚至是到了“晚上睡觉叫起来都能说词儿”的程度。王雷说，《哗变》每次开演前，自己仍有一种紧张与期待交织的兴奋，“我相信大家都得在心里默几遍台词。”冯远征把《哗变》总结为一场“坐着把戏演好”的挑战，“尤其是不少新加入剧组的年轻演员，他们会在舞台上看到、学到什么是人艺式表演。”不管是舞台中央正在进行“激战”的陈述者，还是坐在后面的一众陪审团，每一个人都在通过不同的反应共同推动情节的发展变化。

舞台外 拍摄戏剧电影触及更多观众

“从前几年开始，我们这些老演员就在提醒年轻人，别因为演习惯了就失去了表演最基本的要素。”冯远征举例，比如吴刚就常常提醒年轻人，注意在台上真听真看真感受。除了重视年轻演员的表现，吴刚对自己同样要求严格，他饰演的格林渥作为整部戏节奏的把控者，对演员的考验极高，而他始终在追求“每天和每天都不一样，每一次都有提高”。众所周知，《哗变》剧组众星云集，演员之间关系也很亲密，但当主演们被问及排练时有什么趣事时，大家总会严肃地表示：“这个过程没办法有趣，我们的创作只会更严格。”

在北京人艺，《哗变》传承相继。作为从老一辈手中接过经典之作的晚辈，冯远征深知，他们这一代也总是免不了被比较、被评论。对此，他很淡定：“前辈是高山，我们在仰止，就像老《茶馆》也经常被拿来对比，前辈是创始人，我们只能不断地去靠近。”

如今，年轻演员正在快速走向人艺的舞台中央。冯远征透露，或许在今年，新版《哗变》的排演计划将提上日程。同时，《哗变》等剧目将以高清戏剧电影的形式亮相银幕，部分已取得放映许可证，预计年内可与观众见面。

“我们想把经典作品留下来，作为今后复排的参考和示范，同时助力中国戏剧电影的发展。”冯远征表示，在拍摄手法上，以台词和表演取胜的《哗变》不太适用过多的先进技术或手法，镜头的推拉摇移也许更能让观众看清楚这部作品。此外，戏剧电影的形式能让作品延伸至巡演不能抵达的范围，让话剧经典的魅力触及更多人群。

据悉，《哗变》本轮演出将持续至2月24日。

来源:北京日报